

云边路

大云

甫跃辉

一九九〇年，我六岁。那时候，我不会想到，马上会遭遇一连串死亡事件——所有这些事情，都发生在大院子。大院子东南西北四家人，男女老少二三十口，老人多，孩子也多。我们在大院子里嬉戏，打闹，蝙蝠在暮色里匆匆掠过，被我们吓得忽高忽低。这家煮火腿肉了，其他家会说一声，吃好菜了？这家吃饭了，便会喊其他家；这家的玉米茭白把收收了，也会拿一些给其他家。大院子像是个分散的小集体，热闹又温暖。也有可能我太小，不识得那几年大院子里的暗涌吧？如今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那时的大院子，是最理想的乡村图景。然而，欢愉总是转瞬即逝的。

有一张照片，大概拍摄于风雨前夕。

西边奶奶那时八十多吧？她身材高大，却裹了左脚，或坐或立，都有种不平衡感。照片里，她坐在八仙桌南边，右手搁在八仙桌上。弟弟怀抱一只陶瓷猫，站在她左手边，若即若离，猫头扭向她。我则怀抱了塑料花的瓷猫，远远地站在八仙桌北边。后来妈妈告诉我，当初我和弟弟争着抱那只陶瓷猫，还闹得不高兴了。不知道这张照片还在不在，想起画面中的老人，戴一顶毛线帽，满脸皱纹，似乎她的眼神正昭示着什么。

西边奶奶是大院子里最先过世的。是生病么？不记得是什么病了，也不记得她有没有受罪。我甚至记不得她的葬礼。但后来有件事，让她的死亡，浓墨重彩地涂抹在大院子的每个人心头。——落葬没多久，她的棺材被挖出来了。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只知道是隔壁村干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坟地被占了。好几天大雨，棺材一直搁置在墓穴外。有人说，棺材盖被铁钎穿通了，正好扎进老人的眼睛……一天大清早，我爸正刷牙，看见正对面邻居家堂屋前坐着个人，像是西边奶奶。我爸走过去，喊了她一声，她没答应，我爸又走近几步，她忽地消失了。我爸着实被吓了一跳，告诉我们，她的一只眼睛是闭着的。

我家的老屋坐南朝北。正对邻居家是坐北朝南，每天早上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就晒到他家的板壁，亮晃晃的。对面的阿公半身不遂好几年了，每天坐椅子上，手持竹棍，骂骂哥哥们，又骂骂大姑太。大姑太不理他，走开了。堂哥们也走开了，他便一个人坐在太阳光里喃喃自语。偶尔听大人说起他，说不会长大了。

大姑太留着齐耳短发，爽朗，爱笑，大院子里常听到她响亮的声音。我至今记得她的声音，记得她说话的样子，也记得那个兵荒马乱的早晨。

大姑太是在厨房里摔倒的，倒地后，再站起来。很多人聚拢来了，掐人中，切薄薄的土豆片贴在她额头上。她睁开眼一圈一圈看围拢的人，再也说不出来话了。她是当天就走的吗？还是延挨了几天？记不清楚了。谁也不想不到她会走得这么匆促。

没几个月，那半身不遂的阿公也过世了。

下葬那天，天降大雨。送葬的人回来后，一个个满身湿哒哒的，黄泥巴糊遍裤子、衣服、手和脸。惊恐仍然明明白白在他们脸上。嘈嘈杂杂的，他们仍然在议论刚刚发生的事：雨太大了，路太滑了，棺材没捆扎好，从龙杠中间滑脱了。棺材沿着山坡朝下滚，人群惊叫着散开，有的人跌倒在泥地里，有人滚落在道路边。棺材呢？没人说棺材怎样了。

三个人走了，大院子空旷许多。阿公是在此前就查出病来了吗？记不清楚了。在空旷下来的大院子里，药香弥漫。去县医院检查回来后，阿公就不再干活了，他想吃什么，家里就给做什么。有人来看阿公，带了牛奶糖，我仔细地攒下一张张塑料糖纸，足足有两大盒；阿公吃的药中，有一味是用鱼腥草做引子，煮熟了的鱼腥草如蚯蚓般堆

以下咽，阿公只喝药汁，把鱼腥草全给了我吃；阿公想吃狗肉，狗肉太贵了，我妈把家里养的小白狗给了卖狗肉的，换回三斤狗肉……一天一天，阿公在衰弱下去。有一天，他不睡在自己屋里了，搬到堂屋去睡了。在我们老家，老人过世，总是要在堂屋里的。我想，阿公是做好准备了。

从县城医院回来，阿公就应该做好准备了。家里给他准备了专门的碗筷，他愣了愣，问我爸，是不是病带真了？我爸不说话。阿公也不说话了。

堂屋里靠东的墙角，临时放了张床，阿公躺那儿。堂屋正当中，支了一把黑乎乎的太师椅。椅子前，搁一箩筐谷子（稻粒）。阿公受不了了，断断续续发出呻吟。我爸和二姑夫在旁边守着，等着。阿公早已瘦得脱形，不再吃药了。隐约记得，有个认识的护士偶尔来给他打一两针止痛药——但似乎已经没什么用。

我睡在隔壁，堂屋里的一点点响动尽收耳中。

又是一阵忙乱，器物相碰，人声嘈杂。揣想得出，他们从床上把阿公拖拽起，再次按到太师椅上坐定，扯住他的两只脚齐地摆在箩筐上。许久，哭声响起。

葬礼的很多细节我还记得。许多人的声音，许多人的面孔，许多事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，我爸在灵前哭泣，鼻涕长长地挂下去……闹哄哄，乱蒙蒙，大人的腿在我眼前晃过来晃过去。我连续几天没睡着，一直守在棺材边。棺材架在两条板凳上，板凳底放了一卷毯子，据说是防止猫钻到棺材底下，不然会作尸——我那时并不理解作尸什么意思，只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事，便时时注意着，不让猫靠近。

下葬时，却是我钻到棺材底下去了。

我们身披孝布，跪在棺材前往坟地必经的路上。抬棺材的队伍在鞭炮声、吹打声中慢慢靠近了，没有停下，而是径直抬着棺材从我们身上过去了。感觉得到棺材在身上经过时那沉重的阴翳，勒住棺材的皮绳吱扭吱扭响，恍若阿公艰难的喘息。我略略抬起头，发现棺材底是没涂油漆的。白花花的木材袒露着，很轻飘的样子，像是有一朵云从我头顶飘远了。死，变得飘忽不定。棺材的缝隙用黄油糊过了，没糊严实，暗黄的水滴滴答答。死，又是如此确确实实……几个月前，棺材刚刚合好，我跳进去躺下，站起来后告诉阿公：很舒服！现在，阿公躺在里面舒服么？

高高的天上，真有一朵巨大无朋的阴翳云朵镶着金边，缓缓飘来，又缓缓飘远……

大院子里，几只灰不溜秋的黑麻雀，停在晒得发烫的石板上。人走近了，不动；再走近了，才扑突突奋力舞动翅膀，飞向屋顶，三五五聚拢，朝院子里走过的人乱翻白眼。

大院子紧挨村道，村道又紧挨茂密的竹林。之后好几年，村里的孩子们到横沟小学上学，途经这段路时，总是大呼小叫着快速跑过，有人甚至宁愿绕很远的路。就连生于斯长于斯的我，也觉得四周的树木、暗夜和云影有些可疑了。

死是什么？死后会怎样？大概正是这一年，我开始想这些问题的吧。待到十多岁，我已经被学校教育得早已没法相信鬼神那一套，但又怀疑，死了真就什么都没了？“有”，如何成为“无”呢？如果成为“无”，那“有”去哪儿了？既然会死，还有什么好活的？活就为了走向死？如果不死，活着又为什么？活着就更有价值？为什么人人都想活呢？……被一个个问题折磨着的年幼的我，常觉世间昏暗，人生无光。

离“死”最近的奶奶，会想这些吗？

奶奶本是几位老人中身体最弱的，不时生病，吃药打针是常事。如今，病痛歪歪的她，成为整个大院子最年长的人了。奶奶会继续活多少年呢？一年，两年，五年，十年……如今，奶奶已经活过二十多年。二十多年来，大院子外的很多老人、年轻人，预料之中或预料之外地过世了。奶奶活着。生病，吃药，打针，但是活着。

去年，我问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的奶奶，怕死么？

奶奶很清醒似的，满脸皱纹，笑得花团锦簇。

“不怕！有什么好怕的？死么，不就睡着了一样？”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二维码

水果中，以“上海”冠名的品种不多，我头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是梨子（上海人叫生梨），即“上海蜜梨”。

上海蜜梨个头不大，梨身与苹果有点相像，矮墩墩稳稳的圆浑，竖着一根短短的柄。小时候，上海蜜梨是新产品，刚上市的时候很甜，汁水也很多，价格便宜，我家经常买。因为梨的个头小，我很不耐烦爸爸让我给它削皮。爸爸仗着自己是家长，吃水果从来不动手，只动嘴，我把上海蜜梨削好，还要切片，然后装盘子里递给爸爸，而剩下的梨心爸爸赐给我吃。我惜福，那年头大家都穷，家里每天能吃上水果的人家并不多。啃梨心我很有心得，牙齿怎样个角度啃能避开梨心酸涩处，尽量多地啃到甜蜜的梨肉。

我爸爱吃水果，当年他患严重的糖尿病，很多东西不能吃，但是他不放弃水果，瘸着腿也要上街教我识别水果的种类。我家附近水果店的人都认识我爸，见他去会介绍什么东西是刚刚到货的，新鲜着呢。爸爸爱吃梨，鸭梨上海

上海蜜梨

孔明珠

管它叫“天津雅梨”；雪花梨水果店牌子上写着“山东莱阳梨”；香梨叫“新疆香梨”，只有上海蜜梨是本地产，最不值钱，货多的时候，胡乱堆着，一只烂掉了，很快殃及其他，烂成一片，结果只能运走喂猪。

爸爸其实最喜欢吃的是天津雅梨，雅梨肉细水分多，带一点点酸味。雅梨也漂亮，典型的身细臀肥，弧度优美，削皮后雪白的梨身让人产生疼惜感。山东莱阳梨呢，北方硕大的个头，皮厚肉粗，但是大口吃起来很爽，梨子汁能顺着下巴流到脖颈，削一只大梨一个人吃不完，我啃个芯子也得半天。那时候香梨是很少的，大概是新疆到上海交通不便吧，我二姐援疆在阿克苏农二师，坐火车要6天6夜才能到。

我12岁时，爸开始过上紧日子，他再不上街了，要买水果就吩咐我去。我手里捏着些零钱，眼睛在水果摊上逡巡，水果店老王仿佛知道我的心思，他故作寻常地指指旁边网篮里的处理水果说，这些挺划算，马上吃一点也

不碍。那时候，我识别水果的能力已经不差。知道天津雅梨烂起来挺含蓄，是从很小一个黑点开始的，黑点皮不破，只是慢慢地扩大，如果用小刀轻轻挖去黑点，旁边的梨肉仍然雪白。处理水果降价卖，一样能吃多好。那时学校不太上课，我在家经常与爸爸相对枯坐，聊些生活琐事。爸爸听我谈论从弄堂邻居家学来的勤俭持家方法，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，面对现实，他心气已远不如以往。我买了挖去烂洞的梨回家，他也不会怪我。

记忆中上海蜜梨上市的时间很短，必定是在夏日酷暑，水果店老王不时拔起喉咙吆喝，便宜了便宜了，与其等着它喂猪，还不如早点处理掉。我躲在不远处，听到价格已跌无可跌，便一个箭步上去抢下一堆拿回家。洗净后的上海蜜梨装在脸盆中，全家人一起来吃，哥哥连皮也不削，直接啃，可快活了。

长到18岁我下乡去到上海郊区奉贤农场，在连队里种粮食与棉花。到了夏季酷暑天，附近的水果连上海蜜梨大

丰收，来不及运出去卖，让各个连队派拖拉机来拖走。常常是在田里忙活到绝望时，听到收工有梨吃的好消息，就心情大好，洗净泥腿上天埂，乐颠颠往回赶。梨子真多啊，大小不均黑乎乎的，管它呢，每个寝室分到一大盆。

天黑后大家出来乘凉，围坐小板凳上削生梨吃，蚊子闻到甜味也赶来凑热闹，蒲扇拼命扇也扇不走，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还坚持留在脸盆前削梨吃，大伙都散了。四处空空，仰头望明月，不禁想起与爸一起吃梨的情景，泪水爬满了我的脸颊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上世纪90年代后上海蜜梨在水果摊上几乎消失了，有时会突然看见它，但尝了几次，似完全失去了以往的甜蜜与水分，变得僵僵的。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因年代久远产生了错觉。何况如今水果店有那么多好吃的梨，何必对上海蜜梨的消失耿耿于怀呢，就因为它冠有“上海”两字？

直到前几天，我收到一箱上海“壹只梨”农场寄来的“翠冠梨”，那熟悉的矮墩墩稳稳的圆浑模样，土黄或绿茵茵的皮色上面有褐色斑点，不就是特大号的上海蜜梨吗？崇明翠冠梨甜度极高，水分飙升，肉质非常嫩，口味比原先的上海蜜梨上了几个档次。我不太清楚翠冠梨的品种出身，但知道农产品是需要不断优化品种，更新换代的，上海蜜梨一定是因种种原因被淘汰了，代之而起的翠冠梨雄赳赳地来了。以后，曾经带给我甜蜜记忆的上海蜜梨，不再见咯。

笔会

砖魂
(综合材料)
应天齐



沿着长江，追慕才子和名将

林语尘

并无不同，只会让我更敬佩他。

采石矶·古战场

当涂还是古丹杨（阳）故地。孙策要白手起家打江东，写封信给周瑜，好哥们二话不说，直接从丹杨带出一支精兵去帮他，真正雪中送炭。之后，孙策挥师东进，羽翼渐丰，又让周瑜“还镇丹杨”，回去帮他守这个要地。

我是东吴粉，一直想把孙家创业史的重要地点都走一遍。丹杨那其实是大一片，当涂在其腹地，姑且算以点带面，打过卡了。

采石矶也是东吴要地之一。这是长江的一座山，自古就是名胜地。但我隆冬前来，杳无游人，只闻鸟语，偶有江上行船的汽笛。阴天加雾霾，江上风光大打折扣，但空山阅静，草木龙茸，天色沉沉欲雨，倒是还原了它的古战场本色。

采石矶当年叫“牛渚”，孙策在这里跟地头蛇羊融交战，中箭受伤，干脆让手下传出“死讯”，将羊融骗入埋伏，拿下了创业史上第一场重要的胜利。谁知此役五年后，孙策真的死于箭伤——世事难料，flag着实立不得。

不过牛渚之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并不是这个命运的冷笑话。《江表传》载，孙策打赢后，亲自带人去羊融军营喊话：“孙郎竟云何！”盛气凌人，吓得羊融阵营连夜跑了不少兵勇。（羊融的心理阴影面积。）

打了胜仗，堵到输家门口气喊“我怎么样？你服不服？”这是何等轻狂骄傲的行事？孙策的形象因这件轶事而活泼起来。让残酷的英年早逝一边走吧，在采石矶，我所怀念的就是这个年少气盛、得意洋洋的孙郎。

岳阳·鲁肃墓

“若夫淫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，日星隐曜，山岳潜形……”我登岳阳楼，看到的是凄风苦雨这一幕，倒也别致。雨水潮湿吕仙祠的照壁，“仙”字恍如墨迹未干，淋漓欲流。古城墙上青苔茸茸，草叶探出，像一只只接雨水的巴掌。

岳阳是古之小丘，周瑜病逝处。我把周瑜之死当做东吴创业史的尾声——随着前期鹰派人物凋零殆尽，曾经一鼓作气的版图扩张，至此再衰三竭，后面

就是守成而已。

周瑜临终致书孙权，仍在殷殷嘱咐，认为天下局势未定，正是努力之时。他安排了继任者：“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”于是周瑜死后，孙权派鲁肃镇守巴丘，与蜀对峙。鲁肃练兵洞庭，在巴丘西面临湖的城墙上建起楼阁，演练水军，便是岳阳楼的雏形。

七年后，鲁肃也病故了。今岳阳楼东面不远，有鲁肃墓。我冒雨去，那周围是一片拆迁荒地，墓园门扉紧锁，只瞧见粉墙内几株果实累累的香樟树。

我只得爬上对面小坡，站在一片菜畦边踮脚窥望。墓园旁有一排破房子，门前是菜地，竹篱外垂着一大丛紫红的菊花。仔细看才发现房门有匾额，写着“忠烈流芳”，似是祠堂。墓室甚为高大，墓顶有小亭，石阶蜿蜒，看起来可以登上去，坐在亭中看风景。我第一次见这样古怪的形式，一座墓修得像公园小山。

无论是门前种菜的祠堂，还是可以登临的墓丘，都不大像英雄家应有的模样。不过想想墓主是鲁肃，又觉得他不会介意。我对鲁肃的印象，并不是演义里的“温好人”，而是“榻上策”的沉稳可靠，“困相赠”的豪爽大度。后人以质朴亲近待他，倒比庄严肃穆更合适。

不过这座墓应是衣冠冢，鲁肃归葬故里的可能性更高。周瑜病故巴丘，灵柩也是送回庐江安葬。未亡人小乔当年扶柩回了庐江，岳阳却有小乔墓，就在岳阳楼北，大概还是衣冠冢。我是很希望岳阳多留一点东吴痕迹的，古人建这两座墓，多半也是同样想法。

苏州·孙策墓

建安五年，孙策26岁，初定江东，锋芒毕露，正打算奔袭许都挑鲜曹操，未及行动，便遇刺身亡，由弟弟继承了基业。

根据方志记载，他被安葬在苏州盘门东南二里处。唐宋人诗里说，盘门外有“大家”“高丘”，想必孙策墓曾经颇具规模——毕竟是东吴的创始人啊。

但这座“准帝王墓”的运气很不好。先是宋代村民耕地，挖开了部分墓道，找到一些金银器，还有一块墓碑，有点尴尬地写着“万岁永藏”。后来元明时期，它又陆续被盗。元人诗里有一

句，“金雁随冷风，黄肠毕呈露”，“黄肠题凑”是棺外的保护结构，它都裸露出来，说明墓葬已被翻开了个底朝天。到如今又是几百年，棺槨、遗体，早就渣都不剩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还留有墓门，有新闻说清理出一块雕着青龙白虎的门楣石，那基本是最后的遗存了。它彻底变成一块普通的荒地，连“高丘”都已夷平。

虽然知道什么都没有了，但作为策哥的脑残粉，到底意难平。我还是要去看看。

本来觉得，荒地也罢，好歹是个念想。可亲眼见到的，竟还不如荒地。它成了一片工地，吊杆林立，挖土机掘地三尺，泥土一车车往外运去。

我心里明白，古墓型为田，松柏推作薪，本是人世间寻常事。况且身死魂散，皮囊并非那人本身，所谓灵魂不灭，只能在青史、在人心，而与墓地无关。

当初将他葬在姑苏城外、封土成高丘，大概也有希望他守护东吴的意思。而如今，巧合地，就有一座冠名“东吴”的大厦遥遥俯瞰着这面目全非的墓地——你看，他所创建的东吴，已经成为符号，得到跨越时光的永恒了。

跟自己讲了很多道理，但看着那块热热闹闹的工地，我还是说不出地失落。

苏州是昔日吴郡，东吴早期的都城，三国古迹自然不止孙策墓。城北的报恩寺、城南的瑞光塔，最早都是孙权所建。不过历代重修之后，现存建筑都跟三国无关了。千八百年实在久远，我得接受东西很难留下来的现实。

没有古迹也无妨，只要地还是那块地，山河仍在，我就想去走走。所以当朋友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去某地，那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”我经常答不上来。有的地方可能真没什么好“看”的，但我站在那里，想着曾经发生的故事，便已默默过瘾。